第十五战 知识之书

依依不舍地和言澈道别后，安容与便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去姥爷家过年。这已经成为他们家每年过年时的仪式，毕竟一年到头也见不着老人家，怎么说这最重要的日子也得好好团聚一下。

给言澈发完自己正要启程的消息后，安容与便戴上耳机，听起了那张依然在缓慢更新的歌单。随机到的第一首歌，在前奏刚出来的瞬间就抓住了他的耳朵，电吉他拨弄下的迷幻感，将他的思绪带到了天上，飞向地图彼端的他乡。

先闭着眼睛放空心思、认认真真听了一遍，发现自己竟然能大致听个半懂了，随即看着歌词又听了一遍。他不知道言澈喜欢这些歌的原因，但总觉得像言澈那样神秘深沉的人，一定是觉得歌词从某方面来说反应了他自己的经历或看法。

【When I was young I dreamt of days when I’d be old and far away】

安容与算是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，基本上只要不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爸妈都不太管制他。小时候看着各种各样的英雄故事，总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拯救全人类。

而言澈喜欢的歌里从来都不会有什么顶天立地的“大家”情结，都是细水长流的婉转曲折，诉说着自己内心对“小家”的向往与渴望。

或许别人会觉得言澈停留在一个男欢女爱的浅薄阶段，但安容与就是固执地觉得，言澈的这份感情一定是全世界最为崇高纯粹的，多希望那个对象就是自己。

【I dream of days when I’ll have you. I wonder if you’re lonely too】

看到这句歌词，安容与的心揪着疼了一下，这不正是他自己的内心写照吗？每日每夜幻想着能拥有言澈，也想知道对方的心意。却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言澈看起来……非常孤独，虽然他总是笑盈盈的面对任何人与事，但在安容与看来，那似乎就是言澈披上的一层皮。

悄悄按下了单曲循环，安容与今日的目标就是学会这首歌。女主唱的声音淡泊清冷，就好似言澈一样，对别人和自己的事都那么泰然自若，冰冷得像是局外人一般。

安父开了三小时车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姥爷家在上安周边的另一个大城市，他是当地一个知名国企的退休领导，在市郊买了一栋小别墅，开垦了一座小菜园，每天喝喝茶，浇浇水，过得不亦乐乎。偶尔还和他们十几位老同事们出去旅游，生活乐无边。

姥姥走的早，姥爷一个人把女儿养大，终生未再娶。于是所有的宠爱都分给了最爱之人留给他的心肝宝贝，所以当女儿带着孤身一人又没读过大学的男朋友见他时，生平第一次对着自己最宠溺的女儿发了火。

安容与的爷爷奶奶没的早，安父半工半读地艰难上完高中，原本成绩很好，但实在无力支付大学学费与生活费，只得在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。

学历低的他也只能干干餐厅里端茶送水的活，虽然不能上大学，但是他内心还是很爱学习的，经常去市图书馆里借书，在空闲时看。

说来都是缘，安父上班的地方正是安母大学附近的一家饭店。她当时总是错开用餐高峰去店里吃饭，每次去都毫无意外地发现店里长相帅气的服务员在认真看书，而且看的并不是那个年龄的男生爱看的修真武侠小说，而是各种世界名著，以及古文书。

总之她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单纯脱俗不做作，而不管她每次去穿的多好看，店员都不会和她说关于点餐以外的话——直到她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。

之后两个人渐渐熟悉了起来，她去图书馆借书给他看，他也只是回报以偷偷多送一个煎蛋，看起来就像是以文会友的知心朋友。

最后还是在安母即将毕业时，对他发了一通火骂他是木头后两人才互通心意，当时安父只是觉得自己又穷又没本事，不想去耽误人家好姑娘。

不过两人磕磕绊绊还是在一起了，安父在端盘子的时候也没忘记跟着大师傅学两手，等安母毕业后，便用积蓄在学校附近开了家特色餐厅，之后因为物美价廉而生意红火。

安母带他去见老爹时也是在二人感情稳定、小店做成酒楼的时候，按理说有了经济基础，他老人家不至于太过抗拒。

结果刚进门没多久，听到安父没上过大学后，就直接把他带来的礼物连同人丢了出去，又狠狠教育了安母一顿。

于是小两口只能偷偷领了证，直到几年前才与老人家和好。为表诚意，姥爷还出资为他俩在一个新建的购物广场里开了家分店。之后便利滚利一般，在各大商场站住了脚。

虽说是和解了，但姥爷其实对这便宜女婿还是冷冰冰的，总觉得他是个骗自己宝贝女儿感情的坏人。不过对安容与倒是百依百顺，之前明面上还在不相往来的姥爷，总是悄悄跑到安容与的小学，给他买零食和玩具，所以安容与也挺喜欢这个脾气古怪的姥爷。

小别墅打理的还是那么好看，连栅栏上都爬满了绿色的藤叶，开着各色各样的小花。院子里种着一些时令蔬菜，还有几棵大果树，只不过在寒冷的冬日里早已落光了叶子。

安容与从车上扛了个大家伙下来——之前直播的钱剩下一点，给姥爷买了个按摩椅。刚扛到门口，那两扇精雕细琢的大门就开了，精神抖擞的姥爷穿着一身唐装笑盈盈地在门前等着。

“姥爷，这是我给您买的按摩椅。”安容与一边将包裹放进家里，一边说道。

“这孩子，真乖。来来来，姥爷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”本就容光焕发的老人，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刚过中年一般活力十足。

安母接着走了进来，甜甜地叫了句“爸”。原本笑得十分开心的姥爷，在见到拎着大包小包进来的倒霉女婿后，皱着眉头，恶狠狠落下一个字：“哼。”

安父早已习惯老丈人这般态度，依然是陪着笑脸说：“爸，身体还好吧啊？”

“嗯。”老丈人只丢下一个字，扭头就跑到外孙那儿去了。

因为答应了粉丝们过年会在姥爷家开直播，于是借着给他老人家装按摩椅的机会，调试了起来。姥爷倒也顽皮，乐呵地过来问他驾着手机干嘛。解释了一会儿后，姥爷深感又要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了，便坐在地上和他一起装椅子，引得弹幕一片和谐友爱。

【哇哇哇！！！容儿的姥爷好可爱！！！】

【姥爷好，我是容儿的正牌女友。】

【上安第一维修技师233333333】

【姥爷看起来好年轻啊~~】

按摩椅搭好后，姥爷看弹幕看得开心，决定去泼墨挥毫，为大家写上几幅字。

于是两人来到书房，只见这书房之中挂满了字画，焚着淡雅的檀香，文房四宝看起来也都是价值不菲的名贵物品。靠墙的大书柜上摆得满满当当，竟然有不少装裱完好的初版书。

姥爷老神在在地铺开一张宣纸，安容与自告奋勇磨起了墨。他并不懂书法国画，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古人磨墨，心里觉得好玩就顾自磨了起来。

待准备好一切工具后，这边墨也磨好了。姥爷提起一根精致的毛笔，沾了沾墨后，便气定神闲地写下了一首《元日》。

只见这字迹刚劲有力，笔走龙蛇，一看就知道练了很多年。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杰作，最后顺手拿起印章，重重盖在了左下角。

瞟了一眼弹幕，没想到大家竟纷纷都想要姥爷的墨宝。两人商量过后，决定写五个福字，5副对联，以抽奖的方式包邮寄给水友们。

似乎觉得光送几幅字有点过于寒碜，安容与临时拍板，决定再给每个幸运儿充50000（500人民币）刀币，以购买冬季勇士令状。

姥爷家的春联向来都是他亲手写，这次在网络上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，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。一老一少在书房里消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，才终于完成任务。

安容与发了条微博用来抽奖，还附上了姥爷挥毫时的照片。没想到几小时后，竟然有好几万转发，估计主要也是冲着钱来的。

而姥爷在写完字后，便开开心心地去做饭了——一年到头可不容易见一次外孙，非要亲自下厨。忙活两小时，竟做了一大桌子菜：蒜蓉蒸虾、孜然排骨、蚝油生菜、水煮鱼片、小炒牛肉、梅菜扣肉、秋葵炒蛋，外加一碗砂锅老鸡汤。

对于4个人来说，这菜量着实有些大了。在饭桌上，安父被老丈人瞪了好几次后也就不再搭话，笑眯眯地听着老丈人和儿子聊这一年发生的事。

听到安容与成绩进步巨大后，姥爷高兴地就差没把餐桌给掀了，并当即表示除夕夜要给他一个大大的红包，最后没忘记凶巴巴地对安父说：“不许你们私吞。”

酒饱饭足思……言澈，也不知道他到家了没有，从自己上车时到吃完晚饭，竟然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收到。

安容与想到这儿，腮帮子都气鼓了，正想打个电话过去，又怕打扰人一家团聚。纠结之下，还是默默发了一条信息：“哥，到家了吗？我今天吃了好多，快撑死了[捂脸]”

屋子里信号不太好，他握着手机走到阳台上，似乎打算在市郊那勉强称得上清澈的夜空里观测一下天象。很遗憾，除了零星的几颗星星，连朵云都没有。

回忆起那晚的月华，他就有些难过——言澈不在身边。就这么吹着冷风直到手脚开始发凉，才感觉到手机传来的震动，终于收到回信了。

“到了。悠着点，别放假回来看见你胖了一圈。”

再也忍不住，安容与按下了通话键，没过多久，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怎么，想我了？”

没想到言澈会这么直接，被这句略带调侃的开头语噎到，安容与支支吾吾回了句：“是啊……哥，你……吃了没？”

听筒传来一阵令人酥麻的浅笑声：“嗯，吃过了。磨墨好玩吗？”

一听到言澈也看了自己的直播，安容与就笑得像个傻子一样：“好玩。哥，你要是写毛笔字的话我也给你磨。”

这句话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听筒那边愣是安静好几秒没出声。安容与有些着急，叫了他两句，最后只当是信号不好。

终于，那温柔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：“好啊。只是没有姥爷写的那么好看。”

安容与心中感叹，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是言澈不会的。随后，两人聊了聊冬季勇士令状的饰品，以及刚上线不久的新玩法。直到安容与吸鼻子的声音让言澈听了去，这才在言澈的强烈要求下挂了电话，回屋吹暖气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安容与就陪着姥爷浇浇花，松松土，喝喝茶，练练字。到除夕那天晚上，他真的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红包，视觉上来看应该是100张大钞。

吃完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，开始一年一度的春晚吐槽。茶几上摆满了瓜果点心，以及姥爷新沏的一壶好茶。

安容与本来就不爱看这些无聊的节目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家长的评论，一边在手机上敲打得飞快。开始倒数的时候，安容与飞奔到客房里，给言澈打了个电话。

电话那端传来主持人温婉的报时声：“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……”

“哥，新年快乐！祝你顺利毕业，找一份好工作。”窗外传来放鞭炮的声音，安容与的声音也提高了几十分贝，语毕，还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：永远陪在我身边。

在得到了言澈的祝福后，他才心满意足地走回客厅，向长辈们拜年，脸上的笑容简直能把人齁死——他机智地录下了和言澈的这通电话。

大年初一清晨，一家人照例去给安容与的姥姥上坟。虽然连安母都对她无甚印象，但每年的祭拜也是从不含糊。

之后两三天，每隔一会儿就有人上门拜年，虽然姥爷极力婉拒礼物，但储物间还是放得满满当当，不过大部分都只是价格亲民的水果年货等，于是也不好再多推脱。所幸在往年积累的经验下，姥爷也是早早备好回礼，一一回赠给来拜访的人。

安容与此时闷得要发霉了，心里一直数着和言澈见面的倒计时——他初四回家，言澈初六返校，而初七是实验室规定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言澈约出来。

终于，在回程的路上，和言澈约好了初七先一起吃午饭，然后去新开的网咖里开黑。

在与言澈分开的这几天，安容与心里总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，就好像言澈依然是孤身一人一样，明明应该是在温暖的家里，可就是……冷冰冰的。电话里的背景音除了春晚节目就是一片安静，实在不像是一个家庭在春节期间应该有的氛围。

结合之前言澈有意避免谈及父母的异样，安容与皱了一路的眉，甚至觉得言澈彬彬有礼的那一面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。

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，在小区外的饭店吃过饭后，安容与对父母说自己出去散散步，然后径直朝上安大学教工宿舍走去。

他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现在过去的话，好像能见到言澈。20分钟不到，他出现在了上大教工宿舍3栋楼下。正值春节假期，整个宿舍区都是黑乎乎空荡荡的。3栋更甚，整栋楼的窗户里竟只有一户是亮着灯的。

安容与并不知道言澈住在哪一间房，他像只无头苍蝇一样，在楼下瞎转悠。也不知道吹了多久的冷风，一位骑着小摩托的送餐员慢悠悠地停在了3栋楼下，接着掏出电话说了几句，然后就坐在摩托车上等客户下来取餐。

安容与闲着没事，走过去跟送餐员聊了两句，问他为什么过年还在干活。风尘仆仆的送餐员笑了笑，饱经风霜的脸晒得黝黑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说都是生活所迫，家里孩子今年夏天就要高考了，得给他攒点学费。

家境优渥的安容与也感到鼻头一酸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接着就听到了无比熟悉的声音：“谢谢师……”

话音戛然而止，安容与一回头，发现竟是刚从楼梯上下来的言澈，一时间，两人都呆住了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言澈接过外卖，向送餐员道谢后，略显尴尬地问道。

安容与看着心虚的言澈，脑子里积攒已久的疑问瞬间就要爆发，最终，他才喃喃挤出几个字：“哥，你骗我。”眼里全是委屈。

言澈叹了口气，又恢复到以前那样的温柔淡雅，对他说道：“上来坐坐？”

安容与点了点头，跟着上了楼。这次终于知道言澈住在3楼，310室。

这几栋教工宿舍修建于1999年，比安容与还要大上一岁，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，修成长长的筒子楼就算了，采光还特别差。每间房唯一的光源就是厨房与厕所，人在家里的时候不开灯就跟瞎子一样。

言澈打开门，里面传来一股好闻的清香味，像极了第一次见面时他身上的味道。正如安容与猜想的那样，言澈的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干净，因为房子构造的原因，只有卧室、厨房和厕所，所以一进门就能将整个房间一览无余。

靠近门的这一侧摆放着一个布衣柜，一张自带书柜的电脑桌，书本码的井然有序；另一侧则是一张单人床，淡蓝色的床单与被子整整齐齐地铺在床上。就这么简单的几件家具，除了言澈的电脑椅外，竟是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

言澈也颇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，放下外卖后，似乎感觉这没有空调的家里并不是个谈话的好地方，便拉着安容与往外走，没给他拒绝的机会，径直说道：“换个地方，陪我吃饭。”

一路无话。言澈拉着他七拐八拐，最终在一家生意红火的大排档门口停了下来，扭头问道：“不挑食吧？”

安容与傻傻地点了点头，他确实没来过几次这种苍蝇店，但既然是言澈带他来的，自然是无条件同意，大不了就是吃完拉肚子呗。

年轻的女服务员送上了两杯温水和菜单，当发现这桌坐着的一人精致文雅，另一人俊朗帅气，一时间竟然连说话都磕绊了，捋了好几句话后才开始给两人点单。

言澈心里大概明白安容与根本不知道来这种店要点什么，接过菜单就径直点了一堆烧烤和特色菜，确定了这些菜里面没有他忌口之后，让他看了一眼还有没有想点的，破天荒地还要了酒，就让服务员下去了。

安容与还在震惊他竟然买酒了，本来心有千千结，感觉言澈有很多秘密，此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没想到言澈先开口了，他双手握着那杯温水，略微紧张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”

安容与原本以为言澈提前回来了，想要自己过几天清净日子才没有告诉他，然而言澈接下来说的那些话，却让他在拥挤热闹的搭建棚里心疼到泪流满面。